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法] 巴尔扎克 著 夏雪 译

Eugénie Grandet Le Pere Goriot 

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Eugénie Grandet Le Père Goriot 

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法)巴尔扎克(Balzac, H.)著;夏雪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3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法国. 1/文良 主编)

ISBN 978-7-204-09387-8

I. ①欧… ②高… II. ①巴… ②夏…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I565.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03186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欧也妮·葛朗台 高老头

作 者 (法)巴尔扎克

译 者 夏 雪

责任编辑 包斯日古楞

封面设计 红十月工作室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0

版 次 2008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387-8/I·1934

定 价 28.80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欧也妮·葛朗台

第 一 章	2
第 二 章	11
第 三 章	22
第 四 章	33
第 五 章	47
第 六 章	56
第 七 章	65
第 八 章	74
第 九 章	85
第 十 章	95
第十一章	105
第十二章	115
第十三章	122
第十四章	129

高 老 头

高老头	138
-----------	-----

欧也妮·葛朗台

献给玛丽亚

您的倩影是本书最为尊贵的缀饰；愿您的芳名在此处像灵枝，尽管采自无名之树，却因宗教的圣化和虔诚双手的更新而永葆葱翠葳蕤，佑护着这座家园。

德·巴尔扎克

第一章

在外省某些城镇，许多房屋看上去好似最阴沉的修道院、最荒凉的荒郊野外，或者是最凄凉的废墟，看过之后令人难免产生悒郁之感。或许在这些房屋当中，修道院的冷漠静寂、荒郊野外的凄凉与废墟的衰败凋零都有那么一点儿。里面的生活起居寂静无声，如果不是街上传来不太熟悉脚步声，窗户内就会忽然伸出张脸像修士般一点儿生气都没有的人，以黯淡而冰冷的目光瞟上一眼来客的话，外地人可能觉得那是些没有人住的房屋。

索米尔城（法国西部卢瓦尔河畔以盛产白兰地闻名的小城）有条陡峭的坡路，直通到小城高处的古堡，在街另一头有所住宅，外表便有这样凄凉的成分。在这条路上——如今已不怎么有人来往，夏天热，冬天冷，有的地方还暗得很——颇具某些特色，鹅卵石铺成的路面永远清洁，干燥，走在上面会发出清脆的回声，街巷狭窄曲折，两边的房屋坐落在城脚下，十分幽静，属于老城一部分的屋子已经有三个世纪以上的历史，尽管是木造的，依然非常牢固，并且有着迥然各异的样式，各具特色，令索米尔城这一个区域，尤其能够引起艺术家与考古学者的注意。

经过这些屋子的人很难不赞叹那些两头雕出古怪图形的粗大桁木，盖在大部分的底层之上，好像一溜黝黑的浮雕。有的地方，屋子的横木上面盖着青石板，勾勒

出一道道蓝线，墙并非十分坚固，木料支架的屋顶由于年深月久，已然向下弯曲；由于日晒雨淋，木条早已经腐烂、翘曲。有的地方，破旧黝黑的窗槛，上边精巧的雕刻已经无法看清，脆弱得好像无法忍受贫穷的女工在上边放上的那几个栽着石竹与月季的棕色花盆。再往前走，是几道嵌着粗大钉子的门，我们异想天开的祖先在门上刻了些奇形怪状的文字，现在的人永远没法知道它们的含义，或许是位新教徒在此表明其信仰，或者是位旧教徒反对新教而诅咒亨利四世（十六世纪颁布《南特敕令》的法国国王，定天主教为国教，同时宽容胡格诺“新教”，因而遭罗马教皇与天主教会反对，法王路易十四于一六八五年将敕令废除）。也有布衣平民鸣钟晋爵以后所刻的贵族标记（法国古时民众大会选任城镇行政长官时鸣钟聚会，故当选者被称为鸣钟贵族 *noblesse de cloches*），以旌表祖上昔日为官宦时掌握过当地的行政。整个一部法兰西历史的缩影都在这其间。

一幢摇摇晃晃的屋子，墙壁粉刷得非常粗糙，那时候还是一名工匠卖弄手艺的杰作。房子的旁边耸立着一栋乡绅的宅邸，半圆形门框上面依然留着徽号的遗迹，受一七八九年以来席卷法兰西的历次革命摧残的痕迹还依稀可辨。这条坡街上的房屋，底层都是做生意的，既不是小铺子，也并非大货栈，喜爱中世纪文物的人会看到，那完全像我们祖先朴素简陋的习艺工场。低矮的店铺既没有铺面，也没有摆在廊下的货摊和橱窗，非常深并且黑黝黝的，里里外外并无半点儿装饰。满板的大门分上下两截，钉着简陋的铁皮，上半截朝里面打开，下半截装有带着弹簧的门铃，不停地有人进进出出。半人高的墙上装着一排厚实的护板，清晨卸下，夜晚安上，外加铁闩好落锁。空气和阳光便由窗洞与屋顶、地板与矮墙之间的空间进入，屋子潮湿得如同地窖一般。

半人高的墙壁是陈列商品的地方，招来顾客的幌子一点儿都没有。货色的种类随着店铺的性质而各有不同，或者摆着两三桶盐与鳕鱼，或者是几捆帆布和缆绳，楼板下面挂着黄铜丝，墙上吊着桶箍，再不然架子上面放些匹布。走进门内，一位穿着干干净净的年轻姑娘，系着白围巾，裸着红嫩的胳膊，就马上撂下手里的编织活儿，叫自己的父亲或者母亲出来接待，店主的性格都不一样：或者冷淡，或者殷勤，或者傲慢。成交额或许只有两个苏（法国旧铜币，合五生丁），或许高达两万法郎，各不相同。你也可见到一位箍桶匠，坐在大门口，两只拇指绕来绕去的与邻居聊天；从表面上看，他仅有起码的装酒瓶的木桶板与两三捆做酒桶的薄板，不过他在码头上的工场却是存料充足，足够为安茹地区（法国西北省份，中世纪早期由安茹伯爵统治，十五世纪末被路易十一并入法国王室领地）全部的箍桶匠提供用料。他明白若葡萄的收成

好，可以卖掉多少做酒桶的厚板，估计的准确仅在一块板上下。响晴薄日，他会发财，阴霾多雨，他会亏本。只在一个早上，大酒桶（容量为七十二至一百二十加仑）的价钱就能够由十一法郎跌至六法郎。这个地方的天气如同都兰（原为法国中西部省份，一一五二年被英格兰人占领，一二〇四年被法国腓力二世收复，亨利三世将其并入皇家领地）一样不可预测，掌握着市面行情的好坏。种葡萄的、有田产的、做木材生意的、箍桶的、客栈主与行船的，每个人都眼巴巴地等候着日头。夜晚睡觉害怕明朝起来听说夜里结了冰。他们雨、风、旱皆怕，一会儿盼着雨水，一会儿盼着天气转暖，一会儿又盼满天多云。上天始终都是与尘世的利益有着没完没了的争执。晴雨表可以轮流叫他们脸上显露忧愁、快乐、愉悦的神情。这条路过去是索米尔城的中心大道，从这一头到那一头，“简直是黄金一样的好天气呀！”这句话凝聚着每户人家的一个收入的数目。因此人人都会这样答复邻居：“不错，天上掉下金子来喽！”由于他们清楚一道明媚的阳光与一场及时的雨水可能带来多少利益。

天晴气朗的季节，星期六正午时分，你就没法在这些店铺中买到一个苏（法国旧铜币，合五生丁）的东西，由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葡萄园，有一方小园地，都得下乡去忙活上那么几天。这儿一切全是事先计算好的，买进、卖出、利润，买卖人能够花大半天的工夫娱乐与消遣，说长道短地窥探其他人的私事。哪家的主妇买了只山鹑，邻居便会问她丈夫煮得是不是恰到好处。一位年轻的姑娘由窗内探出头来，绝对没有办法逃过所有闲人的双眼。大伙儿心中都藏不了任何秘密，就像那些黑暗、寂静、无从窥测的屋子，事实上也没有任何秘密一样。一般人仿佛老在露天生活，每对夫妇都坐在大门口，在那里吃午餐、晚餐，吵架拌嘴。行人路过，没有一个不认真研究。因此过去每次有外乡人来到内地，总会到处被别人取笑作弄，引出许多有趣的故事，这类城里的笑话是安热（法国地名）人嘲弄人的拿手好戏，老抄的绰号也是这样出名的。

索米尔古城里的老宅集中在街的高头（坡形街巷的上方），原本住在这条街上的全是本地的大户人家。那些老宅还是法国世道人心淳朴时代——现在这样的古风已经一日日地消灭了——的遗迹。我们在这里所叙述的故事，正是发生于其中一栋凄凉的小屋子里。在别具一格的街巷中，连偶然碰见的小事都可以唤起你对往日的回忆，所有的气息会令人情不自禁地沉入遐想。拐弯抹角地走过去，你会见到一个凹进去的地方，黑洞洞的，凹坑中间藏着一道门，这就是葛朗台先生的府邸。不说一说葛朗台先生的身世，就完全不可能清楚在外省“葛朗台府邸”这样的称谓的分量到底有多重。

在索米尔城葛朗台先生的名望，自有它的前因后果，没有在外省耽留过的人是无法彻底了解的。一七八九年间葛朗台先生——当时还被人称作葛朗台老爹，不过这种老人已经越来越少了——是个很富裕的箍桶匠，识文断字，会写会算。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在索米尔郡标卖教会产业时，他恰好到了不惑之年，刚续弦娶了阔木板商的千金。他带着自己的现款与老婆的嫁妆，总共有两千个金路易（镶嵌路易十三等法王头像的法国古金币，币值为二十法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使用），跑到区公所。那个时候监管拍卖国家产业的是个强横霸道的共和党人。葛朗台先生靠老泰山给的四百金路易往那儿一搁，尽管不能算作合哪家的理法，不过却合法地购得本地最好的葡萄园、一座老修道院与几块分租田（大革命时法国土地管理制度里规定土地归国家所有，土地使用权出售给个人，经营所得需根据比率向政府缴税）。索米尔城当地人的革命气息很少，葛朗台老爹在他们当中被大家认为是一个激烈的共和党人、关心新潮流的爱国者，实际上这个箍桶匠关心的仅仅是葡萄园。上面派他当索米尔郡行政委员会委员，地方的政治与商业方面都受到他温和的影响。他在政治方面，包庇过革命以前的贵族，想方设法制止标卖流亡贵族的产业。商业方面，他为共和国军队提供两三千桶白葡萄酒，代价是弄到了留作最后一批标卖、本来属于某个妇女社团的几块上等的土地。

拿破仑执政时期，他做过市长，把地方上的公事应付得还算可以，但是葡萄收获更好。拿破仑称帝的时候，葛朗台先生被罢黜了官职，由于拿破仑不喜欢共和党人（更不用说葛朗台还被公认戴过法国大革命时军队所戴的弗利吉亚垂尖圆锥帽），派了一个乡绅兼大地主、以后被晋升为男爵的贵族代替他。他丢掉区长的荣衔没有任何惋惜之情，由于他在任时早已经为本城的公益修建了几条出色的公路，直通他的产业所在地。他的房子与产业在土地登记造册的时候占了很多便宜，只交纳微不足道的税款。他各处的庄园从登记评级之后，因为靠他不停地专心经营，他的葡萄园成为本地的顶尖儿——那个专门形容词，指可以出产极品好酒的葡萄园。总而言之，他非常配得上申请荣誉军团十字勋章。

免职事件发生于一八〇六年，那个时候葛朗台先生五十六岁，他的妻子差不多三十六岁，他们爱情的合法果实独养女儿整十岁。天意好像要安慰这个丢了官职的葛朗台先生，令他在这一年之内一连接到了几笔遗产——首先是岳母、娘家姓德·拉·贝特利耶的德·拉戈迪尼埃太太的，再就是妻子的外祖父德·拉·贝特利耶老先生的，最后是葛朗台先生自己的外祖母冉蒂耶太太的。这三笔遗产数目之大，没有任何人清楚。三位老人家都嗜钱如命，毕生都在积攒金钱，好私下里摩挲把玩。老拉·贝特利耶将放债称为挥霍，感到对黄金看上几眼比拿金子放高利贷还实惠，因为索

米尔地方的人仅可以按看得到的“收入”来估计他有多少积蓄。

接着，葛朗台先生获得新的贵族头衔。虽然我们酷爱平等，这样的头衔却是永远都不会消灭的。也就是说，葛朗台成为本郡纳税大户。他管理着一百阿尔邦（旧土地面积单位 arpent，约合二十至五十公亩）的葡萄园，收成好的年份能够出产七、八百桶葡萄酒。他还有十三块分租田以及一座古老的修道院。为了节省，他将修道院一般的与彩色的玻璃窗和门洞一齐给他从外面封死——这么一来，既可付捐税（法国督政府规定门窗须纳税），又能够保存那些东西——除此之外，还有一百二十七阿尔邦的草场，上边有一七九三年种下的三千株白杨，如今已经长得非常高。最后，他住的屋子都是自己家的产业。他能够看到的家私估计也就是这些。

要说他现金的数目，仅有两人可以大概作个估计：一是为他放债公证人克吕绍先生，另外一个索米尔城最富有的银行家德·格拉桑，葛朗台认为合适的时候和他私下里勾结，分些利益。这二人虽然机密透顶，不随意讲话——这在外省是获得别人信任与挣家业的保证，不过他们当众对待葛朗台那种非常恭敬的态度，依然叫人看得出前任市长的资力是多么雄厚。索米尔城每个人都坚信葛朗台家内有一个私库，一个到处都是金路易的密室，深夜里他望着大堆的黄金，快乐得难以形容。吝啬鬼们都觉得这件事千真万确，由于他们看到葛朗台的双眼好像染上了黄金所赋予的光彩。一个习惯从自己的资金里获得大利的人，他的眼神一定与色鬼、赌徒、食客一样，全有一种无法说出的特点：躲躲闪闪、贪得无厌、神秘模样，绝对逃不过同道人的双眼。这是一班对什么东西着了迷的人无声的暗号。这样一个人物得到大家的敬重当然有他的道理。他向来都不欠人家什么，既是老箍桶匠，也是种葡萄的老手，何时应当为自己的收成预备一千只酒桶，何时五百只就可以，他算得与天文学家同样准确无误；他的投机事业向来都不曾失败过一回，酒桶市价比酒价贵时，他始终都会有酒桶出卖，他能够将酒囤积起来，待价钱涨至二百法郎一桶才抛出去，但是一般小葡萄园主早在市价一百法郎的时候就将自己的酒全脱手了。有名的一八一一年葡萄大丰收，他将酒乖乖地囤起来一点一滴地出售，最后挣了二百四十万法郎。

讲到理财的本领，葛朗台先生兼具老虎与巨蟒的本事。他可以蜷伏在那儿，大半天打量着猎物，接着冲上去，张开血盆大口的钱袋，吞进一堆堆的金币，然后安安静静地倒下，如同吃饱的蛇一般，冷静非凡且不动声色，慢慢地消化吃进肚里的东西。看到他走过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觉得既佩服，又敬重与畏惧。在索米尔城里，哪个人没有让他用钢铁利般的爪干净利索地抓过一下呢？有人买地需要一笔借款，从克吕绍先生那儿借到这笔钱，不过利率要付一分一；有人拿期票向德·格拉桑先生

贴现，首先便给扣去了一大笔利息。在市场上或者是夜晚的闲聊当中，不谈起葛朗台先生大名的日子非常少。有的人觉得，这一个种葡萄老头的财富确实是地方上的一宝。因此很多做生意的，开旅店的兴高采烈地对从外地来这儿的客人说：“先生，咱们这儿，财产上百万的有两三家。不过葛朗台先生的家私究竟有多少，连他本人都不清楚！”

一八一六年的时候，索米尔城最会计算的人估算葛朗台的财产差不多值到四百万。不过从一七九三年至一八一七年，每三个月一交的地租，他平均每年还可以收十万法郎，由此一推算，他手中的现金差不多与他不动产的价值一样。所以结束一场牌或者是谈了一会儿葡萄的情形以后，一般自作聪明的人就会说：“葛朗台老爹么？葛朗台老爹最少也得有五六百万吧。”

“比我精明多了，我向来都算不清这总数呢！”假如克吕绍或者格拉桑先生听到此话，便会这样说。

假如有一个巴黎人提到罗特希尔德或者拉斐特那般的大银行家，索米尔人就会问，他们是不是与葛朗台先生同样富有。假如那个巴黎人付之一笑，蔑视地说不错，他们就会相互瞪着眼，晃着脑袋，满脸不相信的神情。

这样大的一笔财产为这个富翁的行为镀了金。即便原来生活上有什么可笑，遭受别人的笑话与愚弄，现在也已消灭得无影无踪了。葛朗台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像是钦定的，处处都能行得通。他的言语、穿着打扮，姿势，瞪眼睛，全会在本地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每个人都如同博物学家研究动物本能的作用似的，仔细加以观察，最后从他最琐屑的举动里也看到了深邃且无法言传的聪明。譬如，有人说：

“葛朗台老爹早已套上皮手套了，今年冬天肯定非常冷。葡萄应当收割了吧！”

“葛朗台老爹买了很多做酒桶的板材，今年的葡萄酒一定非常多。”

葛朗台先生向来既不买肉，也不买面包。他的那些佃户每周都为他送来一份充足的食物：腌鸡、母鸡、鸡蛋、黄油与小麦，当抵租用。他有一座磨房租给人家，磨坊师傅除去缴付租金，还必须亲自到他家里来拿麦子去磨，磨完之后再 will 面粉与麸子送回来。他独一无二的女佣大个子拿依，尽管年纪大了，每周六依然给他烤制一家的面包。房客之中有种菜的，葛朗台就派他们提供蔬菜。要说水果嘛，收获太多，能够把大多数拿去市场出售。烧火时用的木材从篱笆上面砍，或者把田边烂了一半的老树砍下来，让佃户锯成一段一段的用车送到城里来。佃户们为了巴结他，还为他送进柴房，换到他几句表示谢意的话。他的一切开支，据众人知道的，仅有圣餐费、太太与女儿的穿着还有教堂中坐椅的租费、灯火费、大个子拿依的工钱、

锅子的镀锡、纳税、庄园的修理与种植的费用。他最近买了六百阿尔邦的一片树林，交给一位邻居照顾，应允给一些补贴。从买到这个产业以后，他才刚开始吃野味。

这家伙举止十分呆板，讲话极少，发表意见始终都用些陈词老调的简短句子，并且声音温和。从他出头露面的大革命时代开始，每次碰到要一番长篇大论或者是跟其他人讨论什么问题，他便马上吞吞吐吐，令人头昏脑胀。这样的口齿模糊，条理不清，驴唇不对马嘴，愈讲愈把他的思想弄糊涂的情形，人们当作是他教育上的欠缺，实际上根本就是假装的，本书下边叙述的有些情节能够充分解释明白。除此之外，每逢在生活与生意上碰见一些难题要应付、要解决，他时常使用四句口诀，如代数公式一样的法宝，就是：“我不清楚，我做不到，我不乐意，慢慢再说吧。”葛朗台先生向来都不说一声是或者不是，也不将黑笔落在白纸上。你和他讲话吗？他冷淡地听着，右手托住下巴，右胳膊肘放到左手的手背上面，无论任何事，他一朝拿定了主意，就会永远不变。即使不大的小生意也得盘算好长时间。经过一番勾心斗角的较量之后，对方觉得自己心中的秘密还没有暴露，事实上已经吐出了真话的时候，他却回答这样一句：“没有询问过我太太的看法我任何事情都不能决定。”被他压得如同奴隶般的妻子，在买卖方面是他最方便的挡箭牌。他从来不去其他人家中，不吃别人的，也不邀请别人吃饭。他做任何事情都没有一点儿声响，好像什么都必须节省，连动作也包括在内。他向来都非常尊重旁人的主权，因此根本就不动其他人家中的东西。但是，虽然声音温和，态度持重，还是免不了显现出箍桶匠的谈吐和习惯，特别是在家中，不像在其它的地方那样需要顾忌。

至于葛朗台的身材，约有五英尺，胖乎乎的，腿肚子圆周足有十二吋，多节的膝盖骨，宽宽的肩膀，乌油油的圆脸上面有得过麻疹以后留下的瘢痕，下巴笔直，嘴唇没有一点儿曲线，牙齿非常白，双眼神情冷静，好像要择人而吃，是平日所说的蛇眼，额头到处都是横纹，不过其间还有一块块显著的隆起的肉，头发黄黄而灰白，一些不知轻重的青年人私下里开玩笑说那是金子里掺白银。他鼻尖既肥又大，上边长着个满是血筋的肉瘤，普通人都有理由地说那里边全是刁钻促狭的玩意儿。脸上的表情显出他阴险狡猾、计划的诚实同时又自私自利，他的一切感情都集中在吝啬的乐趣还有他惟一真正关心的继承人——他那位宝贝独养女欧也妮身上。他的姿势、行动还有内心的所有一切都显现出他只相信自己，那是买卖方面左右逢源所养成的习惯。所以，他尽管外表性情平和，很好接近，事实上性格硬似铁石。

他的打扮永远都是一样的，一七九一年是那副模样，如今还是那副模样。笨重的鞋子系着皮做的鞋带，一年四季都穿着一双呢袜，粗呢栗色短裤用银箍在膝盖下

边扣紧，一件两排扣的一忽儿黄一忽儿古铜色的天鹅绒背心，一件衣裾为栗色的宽上衣，戴一条黑领带，戴一顶教友派（亦称贵格会，十七世纪一个基督教极端虔诚的教派）的阔边帽子。他的手套与警察的一样结实，可以用一年零八个月，而为了保持清洁，他始终都用相同的手势把手套放到帽檐上一个固定不变的位置。有关葛朗台这个人物，索米尔人所了解的不过这一些。

惟有六名居民有资格在他家出入。排头三个中顶重要的是克吕绍先生的侄儿。这个青年人自从当了索米尔城初级裁判庭庭长之后，就又加了一个邦丰家族的姓。他的签名如今已经改成 C. de Bonfons。辩护律师假如冒冒失失地仍旧称他克吕绍先生，开庭的时候就会觉察自己做了件令人后悔的事情。哪个如果称他庭长先生就能够博得法官的庇护，假如谁溜须拍马者称他德·邦丰先生，他会满面春风地报以微笑。他今年三十三岁，有一处名为德·邦丰的领地，每年的进款是七千法郎，以后还能够继承他两个叔父的遗产：一个是公证人克吕绍，另外一个图尔斯·圣马丁教堂教务会的成员克吕绍神甫，二人都相当有钱。三个克吕绍族系的房族多，跟城内的二十来户人家都是亲戚，俨然结成一个党，就像过去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十三~十四世纪三位教皇、两位法国皇后的意大利贵族），并且就像美第奇家族有帕奇家族（佛罗伦萨与美第奇家族对立的贵族，后因谋反流产灭族）跟他们对垒一样，克吕绍全家同样有自己的敌党。

德·格拉桑太太有个儿子，现年二十三岁。她之所以很热心地来给葛朗台太太凑牌局，实际上希望她亲爱的儿子阿道尔夫可以跟葛朗台太太的独养女儿欧也妮结婚。德·格拉桑先生是个银行家，拿出全副精神支持妻子的打算，时常私下里给那个小气的老头儿帮忙，紧要关头始终都会如同飞将军不落人后。德·格拉桑家这三个人同样有他们的帮手、亲属与忠实盟友。克吕绍方面，神甫是家里老奸巨猾的智囊，在他那做公证人的弟弟的支援下，努力与银行家德·格拉桑太太争地盘，想将葛朗台的大笔遗产留给自己做庭长的侄儿。

克吕绍和格拉桑两家争斗的核心机密是葛朗台小姐的婚姻，同时这种明争暗斗也成为索米尔城大家小户热切关心的问题。欧也妮·葛朗台小姐将来会嫁给庭长还是阿道尔夫·德·格拉桑先生呢？对于这一问题，有的人说，葛朗台先生两家都瞧不上眼，这个老家伙野心勃勃，想找一位贵族院的议员当女婿，凭他每年三十万法郎的收入，他女婿肯定不会在乎他家以前、现在与以后的那些酒桶。另外有些人却回答说，德·格拉桑夫妇不只是世家，并且非常有钱，阿道尔夫又是俊俏后生，除非教皇的侄儿插进来，要不然这种好亲事肯定令出身低微的人、一个整个索米尔城居民都

亲眼看到拿过斧头凿子而且戴过红帽子的人感到满足。不过老于世故的人警告大伙儿注意，克吕绍·德·邦丰先生能够随时在葛朗台家出入，但是他的情敌仅有礼拜天才可以被招待。有些人觉得，德·格拉桑太太与葛朗台家女太太们的关系比克吕绍一家亲近得多，可以为她们灌输一些思想，迟早会达到她的目的。其他的人则不赞成，克吕绍神甫花言巧语的本领天下第一，女人对付僧侣恰好势均力敌。索米尔城中有个机伶鬼儿宣称：“他们正是旗鼓相当、各有一手呀。”

本地熟知内幕的人则说：葛朗台全家狡猾得很，绝对不可能叫财产落到别人手中，索米尔城的欧也妮·葛朗台小姐肯定会与巴黎的一个堂兄弟结婚，这位堂兄弟的父亲是位十分富有的酒商。对于这样的意见，克吕绍与格拉桑两家的党羽这么回答：“第一，葛朗台两兄弟三十年之内相互不曾见过两回。第二，巴黎那个葛朗台对于自己的儿子期望大得很。他自己是区长、国会议员、国民自卫队的上校、商务裁判庭的法官，完全否认索米尔城的葛朗台是 본가——自称是获得拿破仑宠爱的某公爵的姻亲。”葛朗台的独生女儿，巨额遗产继承人，当然是方圆七八十里之内，甚至从安热至布卢瓦的公共驿车中人们讨论的对象，话题一开，七嘴八舌，议论纷纷。

一八一八年初，有一件事情彰明较著地让克吕绍一家占了格拉桑派的上风。弗鲁瓦德丰家里的地产向来都是以其美丽的庄园、别墅、园亭、小河、池塘、森林著名，价值有三百万法郎。年轻的德·弗鲁瓦德丰侯爵急需现款，只能把它的这所产业出售。克吕绍公证人、克吕绍庭长、克吕绍修道院长在他们党羽的劝说之下，竟然说服他不要将地产分段出售。他们叫侯爵相信，假如分成小块标卖，势必要跟中标人打不知多少场官司，才可以逐块地拿到田价，还不如把地产整块儿卖给葛朗台先生为好，由于这个人既买得起，又能够付现钱。接着公证人克吕绍与年轻侯爵做成了一桩特别便宜的好交易。弗鲁瓦德丰侯爵那块良田美产就这么送到了葛朗台先生口中。令索米尔人感到意外是，等所有手续办妥，葛朗台居然打了些折扣，拿现款将田价付清。

这件事情引起轰动，消息一直传至南特（法国西部卢瓦尔河畔城市，公元九世纪曾被诺斯入侵者征服）及奥尔良（法国中部盛产李子、棉毛混纺衣料的城市）。葛朗台先生搭乘别人回乡的车子，到别墅去视察。以行家的眼光看了自己的产业一眼以后就回到城里，明白这次投资一定可以有百分之五的利润，接着又生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主意，预备将一切财产全化零为整，合并到弗鲁瓦德丰这一侯爵封地上。然而，为了补充差不多空了的财库，他下定决心把森林、树木一齐砍下，牧场上的白杨全都出售。

第二章

此刻，“葛朗台府邸”这个称呼的分量应当非常容易明白了。这栋房屋灰暗阴森，坐落于城区上部，紧靠着坍塌的城脚。门框的两根支柱跟穹顶，如同正房一样，是用灰凝土修的，那是卢瓦尔（法国最长的河流）河岸特产的一种石头，质地柔软，平均使用寿命还不足二百年，寒暑的酷热把门的拱顶与侧壁磨出数不清的奇形怪状、非常不规则的洞眼，就像法国建筑里那种虫蛀样儿，与监狱的大门有几分相像。拱顶上边有一块很长的硬石刻成的浮雕，代表一年中四个季节的形象已经剥蚀、发黑。浮雕上边有一块突出在外面的方形盖板，横七竖八的长着一些植物，就像黄色的蒿草、牵牛花、旋覆花与车前草，一棵小小的樱桃树已长得非常高了。

大门是用独幅的褐色橡木板做的，没有油水，满是裂缝，看起来非常单薄，事实上有一排对花的钉子坚固地支持着。大门上有扇小门，当中的方洞装着铁栅，排得很密的铁条满是红锈，门上的铁环上面吊着一把槌子，恰好敲在一个奇形怪状的门钉上面，槌是长方形的，如同古时候所用的那种钟槌，简直像一个非常大的惊叹号。假如认真打量一下，玩古董的人会看到，这个槌刚开始是一个小丑的形状，因为年深月久地使用，线条全磨平了——在宗教战争的年代，那个小栅栏原本是用来探望来客的——而如今，喜欢东张西望的人能够透过栅栏看见黑魑魑的发绿的环洞，底下几级七零八落的石阶，通往一个花园，厚实的围墙，非常潮湿，到处渗水，几丛垂头丧气的小树，却也别有一番景致。围墙原本是城墙的一部，由邻近的人家加以布置，就成了花园。

楼下最重要的屋子是那间正厅，进出口就在大门的环洞底下。在安茹、都兰、贝里等一些小城镇，外地人不怎么明白正厅的重要性。正厅既是接待室、客厅、书房、内室与饭厅，并且还是起居室、全家日常生活的中心。区里的理发师一年来两回，就在这儿为葛朗台先生剪头发，佃户、神甫、县长、磨坊伙计如果有事也同样到这间屋里来。靠街有两扇彩色大玻璃窗，屋内铺着地板，从上至下都钉着古式嵌线的灰色护墙板，顶上的梁木也漆为灰色，露在外边，梁木中间涂的白粉已经变黄

了。壁炉台是白石面子，雕工不精致，上边放着一座壳子上有螺钿嵌成图案的黄铜旧钟，还摆着一面发出青光的镜子，有意划成斜面以便显出玻璃的厚度，哥特式金丝镶嵌的钢框闪烁着一丝丝的亮光。壁炉两旁放着两座多枝的镀金黄铜烛台，座子是古铜镶边的蓝色大理石，烛盘做成玫瑰花瓣形，不用的时候能够拿掉，余下当中的主盘，立在座上，在平常时使用。古式的座椅蒙着花绸布面，绣着拉封丹（十七世纪法国寓言作家）的寓言故事，因为颜色早已褪尽，到处都是补丁，人物形象早已看不清楚，假如不清楚故事内容，就别想瞧出它们的内容。

屋子壁角里摆着放零星小件的一层层搁板，全是油腻。两扇窗子当中护墙板的地方放着一张嵌木细工的老牌桌，桌子上面画着棋盘。上边有挂着一个椭圆状的晴雨表，黑色木边的四周有丝带形的金色花边，苍蝇在上面毫无顾忌地方便，致使金漆差不多看不出来了。壁炉对面的墙上，有两张水粉画肖像挂在那儿，据说是葛朗台太太的祖父，老德·拉·贝特利耶先生，身上穿着法国禁卫军中尉制服，另外一位是已经死去的冉蒂耶太太，在安乐椅上坐着。两个窗户全挂着用图尔出产的红色横绫绸做的窗帘，用丝绳吊着，绳的两旁系着教堂经常用的那种大坠子。这种和葛朗台朴素作风很不协调的奢华装饰在买房子时就有，包括镜子、挂钟、带布面的家具跟屋角的红木酒橱都一样。

靠门最近的那扇窗户旁边木座上放着一把四脚垫高的藤椅，以便使葛朗台太太坐在那里就可以看到街上的过路人。一张已经褪色的樱桃木针线桌将窗洞的空间填满了。欧也妮的小靠椅就在近旁放着。十五年以来，从每年四月至十一月，母女二人始终都是坐在这个位置拿着活计，安安静静地消磨日子。到了十一月一日，她们就搬到壁炉旁边过冬。也只有到了这天，葛朗台才准许在正厅内生火，到了第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一定要把火熄掉，无论春寒料峭或者是早秋的凉意。这个时候，大个子拿依就会想尽办法从厨房里腾出些柴炭，生起一个脚炉，叫太太与小姐挡挡早上与晚上的寒气。一家的衣服被褥全是母女两个负责缝制。她们专心致志，如同女工一般，每天都在劳作。假如欧也妮要为母亲绣一方挑花领，还必须想出借口从父亲那儿骗根蜡烛，腾出睡觉的时间来做。长时间以来，女儿与大个子拿依用的蜡烛全由老守财奴亲自分发，就像每日的面包与食物，也都规定数量分给大家一样。

或许仅有大个子拿依，可以忍受自己主人的那种专制。整个城里的人都羡慕葛朗台夫妇二人有这样一个女佣人。拿依身高足有五尺八寸，服侍葛朗台已经三十五年了。尽管一年的佣金仅有六十法郎，却早已被大家认为是索米尔城里最富有的佣人。每年六十法郎整整攒了三十五年，近期她竟然在克吕绍那儿存了四千法郎做终

身年金。长时间不断地积攒，看起来是一个不菲的数目。每一个女佣人看到这上了六十岁的女佣晚年的口粮已经有了着落，都十分眼热，却不曾想到这是她以奴隶般当牛做马换来的。

这不幸的姑娘二十二岁时由于脸丑得叫人害怕，没有人打算娶她。自然，其实这么说也不公道，她那副相貌假如长在禁卫军一个大兵的脖子上，反而会受到人家赞颂呢。但是，听说什么东西都要相称。她以前被人看中，那户农家遭受火灾，然后，她凭借一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胆量，来索米尔城找事干。那个时候，葛朗台恰好打算娶亲自立门户，看到这个处处没人要的姑娘。以他箍桶匠的眼光，一下子就能判断一个人的体力。他看到这姑娘体格如同大力士，站在那儿，好像一株六十年根深蒂固的老橡树，粗大的腰围，还有两只车伕一样的大手，并且诚实不欺，纤尘未染，他马上清清楚楚地算出从这么一个女人身上可以榨取多少利益。虽然她雄赳赳的脸上满是疣子，皮色紫膛膛的，两臂青筋隆起，身上破衣烂衫，这所有的一切都不曾吓退正当盛年，依然能够动心的箍桶匠。接着，他给这个不幸的姑娘衣着、鞋袜，一天三餐，还出工钱，吩咐她而不过于粗暴虐待。拿依看到别人这么对待自己，高兴得在私下里哭了。她一片忠诚地服侍箍桶匠，并且箍桶匠也如同吩咐家奴一般吩咐她。她早起晚睡，包办一切：下厨煮饭，洗洗涮涮；将衣服拿到卢瓦尔河边，洗完之后担在肩上回来。收成时节，工人們的饭食全都归她料理，还看管着不叫他们拾取掉在地下的葡萄。她如同一条忠诚的狗一般维护主人的利益。不管怎么说，她对主人信服得五体投地，无论主人怎样想入非非，她都默不作声地服从。

在那著名的一八一一年（葡萄丰收、彗星出现、经济危机、工厂倒闭），收葡萄的季节特别费力，葛朗台发狠赏给她一块旧怀表——那是拿依从主人手中得到的仅有的一件礼物，当时大个子拿依已经整整干了二十年。尽管葛朗台也将穿旧的鞋子给她（她可以穿得上），不过这些三个月才有一次的鞋子完全不能叫做礼物，由于鞋子已经那么破烂。不幸的姑娘因为一无所有而变得非常小气，最后得到了葛朗台的喜欢，当爱犬那样喜爱她。大个子拿依也甘心情愿让人家套上一根带着刺的颈圈，时间一长，连刺扎都不感到疼了。葛朗台把面包切得非常薄，她从来都不埋怨。这户人家饮食规矩非常严厉，不过向来没人闹病，她也喜欢接受这样的饮食卫生带来的益处。还有就是，她已和主人家打成一片：葛朗台笑她也跟着笑，葛朗台忧愁、挨冷、取暖、做活，她同样跟着忧愁、挨冷、取暖、做活。这种不分彼此的平等，自然是一种甜蜜的安慰。她在树下捡些梨、桃、杏、李吃，主人也从来都不埋怨。碰见丰年，果实把树枝都压弯了，佃户们只好拿去喂猪，于是主人冲着她说：“吃啊，拿依，